

# 在中俄边界，疫情之下被冻结的贸易和生活

cn.nytimes.com/world/20200225/coronavirus-russia-china-commerce

ANDREW HIGGINS 2020年2月25

2020年2月25日

日



*[欢迎[点击此处](#)订阅新冠病毒疫情每日中文简报，或发送邮件至[cn.letters@nytimes.com](mailto:cn.letters@nytimes.com)加入订阅。]*

俄罗斯布拉戈维申斯克——一种传染病正在中国肆虐，而就在冰冻的阿穆尔河对岸600码远的地方，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的圣母领报主教座堂里，有人正在高声做出拯救众生于瘟疫的承诺。

“虽有千人仆倒在你的左边，万人仆倒在你的右边，但灾害必不临近你，”中国东正教牧师德米特里·张（Dmitri Zhang，音）承诺道，他诵读了一篇让信徒从“黑暗中蔓延的瘟疫”中解脱出来的赞美诗。

周日的特别祈祷仪式包括了以俄文和中文发出的祈愿，两国都有信徒参加，这显示出两国的命运——以及现在的不幸——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订阅“简报”和“每日精选”新闻电邮

## [查看往期电邮](#) [隐私权声明](#)

它还表明，即使在布拉戈维申斯克这样的偏远地区，人们也能感受到这种病毒的破坏性影响，那里还没有人受感染。

当病毒开始在中国武汉致人死亡，以及恐惧远远传播出去之前，布拉戈维申斯克已将自己的未来押在与中国日益密切的关系上，它积极发展跨境贸易和大量跨河交通——夏天乘船，冬天在冰上铺设浮桥。



在布拉戈维申斯克中心的三鲸市场中，只有少数顾客光临了大部分由中国商人经营的摊位。 *Davide Monteleon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为俄罗斯青少年提供汉语教学。 *Davide Monteleon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随着莫斯科下令关闭边境，一切陷入停顿，整个城市也被人遗忘。依赖中国的企业正在萎缩，一度住满中国游客的酒店如今空空如也，曾经吸引着付费就读的中国学生的当地大学，也要艰难应对数百名学生回国过年后被困在家乡的状况。

一座公路桥于去年11月完工，是第一座横跨阿穆尔河、以及这条河所划定的1140英里边界线的公路桥。但这座巨大的建筑尚未对外开放，如今孤零零地矗立在冰雪中，象征着希望突然破灭，或至少因疾病的蔓延而推迟。

中国作为一股令俄罗斯受益的良性力量的形象，也受到了损害。这种形象正慢慢被不受欢迎的疾病源头这个新角色所带来的焦虑、痛苦的不确定性和受挫的希望所掩盖。

“一切都陷入了停顿，”阿穆尔旅行社(Amurturist)总经理朱莉娅·塔维托娃(Julia Tavitova)说，这家俄罗斯公司一度依赖中国游客填满它在阿穆尔河俄罗斯一侧经营的酒店。“这是一种连锁反应。一个接一个，企业被这种疾病夺去了生命。”

她解雇了公司一半的员工。



讲俄语的中国女商人李丽华（左二）在她的餐厅“Omega”。自1990年代就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工作的李丽华说，这是她经历过的最糟糕的经济状况。  *Davide Monteleon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中央市场的一家中国人经营的商店，生意一落千丈。 *Daide Monteleon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布拉戈维申斯克最大的酒店——亚洲酒店(Asia)原本是为接待成群结队的中国游客而建的，如今却成了一艘幽灵船，18层楼的酒店里几乎没有客人。附近的商店出售珠宝、黄金和其他中国买家喜爱的商品，如今几乎失去了所有生意。

由于担心会吓跑其他常客，塔维托娃上个月决定禁止中国人预订自己公司的友谊酒店(Druzhba)。“我们不能冒失去一切的风险，”她解释说。克里姆林宫上周也做了同样的考量，宣布从上周四开始禁止所有中国公民进入俄罗斯。这一决定对利润丰厚、很大程度上由中国游客推动的旅游业造成了沉重打击，去年有150多万中国游客来到俄罗斯。

在阿穆尔河对岸的中国城市黑河辖区内，已经有几例确诊的冠状病毒感染，而周边的黑龙江省已有近500例正式报告的病例，可能还有更多。

从俄罗斯一侧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岸巨大的霓虹灯招牌在闪烁，仿佛是对危机的警示，上面是中国共产党的口号：“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但是党的信息是用中文写的，所以很少有俄罗斯人能看懂。

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没有任何恐慌的迹象，连轻微的警觉都没有，只是在来自中国的货运停止后，人们对蔬菜价格飙升感到愤怒。尽管当局下令要求在学校和许多其他公共场所戴口罩，但几乎没有人这样做。

但是，如此巨大的潜在危险的临近，在社交媒体上激起了散布恐惧和谣言的热潮——说这种病毒是在一个中国或美国的秘密实验室中制造的；被感染的中国人已偷偷越过边境；布拉戈维申斯克机场即将关闭，城市也要被封锁。



一座横跨阿穆尔河的新公路桥已于11月完工，但尚未通车。 *Daide Monteleon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中国学生坐在列宁雕像后面。边境关闭后，还有数百人被困在中国。 *Davide Monteleon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助理教授安德烈·V·德鲁扎卡(Andrey V. Druzyaka)说：“人们从莫斯科打来电话，问‘你还活着吗？’”

自1990年代以来，讲俄语的中国女商人李丽华（音）一直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工作，在不断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幸存下来，建立了一个由餐馆、工厂和房地产项目组成的帝国。

她说，目前的瘫痪情况远比以前的考验更严重。在布拉戈维申斯克郊区，她要完成四个10层高的公寓楼的建造，所需的中国工人无法进入俄罗斯，她说，俄罗斯也没有人愿意参与如此依赖中国的建造项目。

近日在布拉戈维申斯克中心的三鲸市场中，只有少量顾客在大多由中国商人经营的摊位间闲逛。销售中国制造的运动装备的王文成（音）表示，销量直线下降。为了让寥寥可数的顾客安心，他戴起了口罩。

由于许多商人被困在河的另一边，他们的摊位被蓝色的防水油布盖起来，看起来像犯罪现场。

塔蒂亚娜·卡普斯蒂娜(Tatiana Kapustina)与丈夫经营蜂蜜生意，主要出口到中国，她说，去年的销量达到了50吨，今年的销量“总共为零”。

“中国不会崩溃，但没人知道这一切在什么时候如何结束，”卡普斯蒂娜说。“不确定性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就在三个月前，布拉戈维申斯克和黑河还在庆祝穿越阿穆尔河、连接两国的桥梁竣工，这是中俄两国克服怀疑、恐惧和彻底的敌意的真实例子。这些负面情绪沿着这条河曾经流淌了几十年，甚至在1969年导致了一场短暂的战争。



在三鲸市场里销售中国制造的运动装备的王文成（音）表示，销量直线下降。 *Daide Monteleon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三鲸市场人迹寥寥。莫斯科中央政府禁止任何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 *Davide Monteleon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如今，受到社交媒体上激进的民族主义声音和街头八卦的煽动，人们的怀疑正在逐渐回升。

在布拉戈维申斯克郊外的贫困村庄沃尔科沃，地方卫生部门已将一家两层楼的诊所变成了隔离中心，用来隔离在疫情暴发后入境的中国人。

村长扎苏尔·萨曼朵夫(Dzhasur Samandof)表示，他对隔离中心没有任何意见，但恐慌的居民在听说谣言后提出愤怒的问题让他不胜其烦——这些谣言包括生病的中国人流荡在乡村街道，以及隔离中心旁边的一所学校的食堂在和可能受感染的中国人共享餐具。

布拉戈维申斯克孔子学院联席院长尼古拉·库卡连科(Nikolai Kukharenskiy)说，社交媒体在传播恐惧中的作用尤其有害，并指出2003年中国暴发的更具致命性的SARS，在俄罗斯引起的关注很少。孔子学院属于北京资助的向海外传播汉语教学计划的一部分。



瓦西里·罗曼诺夫的画作描绘了1858年《璦琿条约》的签署，现代中俄两国的大部分边境是由该条约确立的。 *Davide Monteleon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中国东正教牧师德米特里·张正在主持一场应对冠状病毒暴发的特殊仪式。 *Davide Monteleon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库卡连科将收集到的口罩发往中国，在网上发布了这些口罩的照片，这个月，网络上的回应令他感到震惊。自称是俄罗斯爱国者的人骂他是“叛徒”，就像另一个狂热的批评者说的，他忘记了“中国不是盟友，而是我们最重要的潜在对手和敌人”。

这样的观点并不代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主流，但是两国关系不断增进的势头似乎停滞了。它能否再次开始动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停摆的经济的启动速度——并且开始消费支撑莫斯科与北京之间关系的石油和天然气。

“西伯利亚力量”是一条1800英里长的新天然气管道，于12月投入使用，它穿过布拉戈维申斯克的阿穆尔河，将天然气从西伯利亚运送到中国。在该城北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正在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加工厂，主要为中国服务。

但是，更迫切的问题是边境的重新开放。

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的200多名中国学生中，现在只有少数人上课。

22岁的中国学生栾博汉（音）在农历假期期间一直留在俄罗斯，他说他没有受到公开的歧视。但是他也说，有时在街上的孩子见到他戴口罩会跑开，同时指着他大喊“中国病毒，中国病毒”。

不过，有些居民，特别是那些将中国视为俄罗斯抵抗西方的最大希望的人，将疫情归咎于美国。

俄罗斯人亚历山大·科任(Aleksandr Kozhin)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黑河，但现在被困在河的俄罗斯一岸。他极为仰慕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模式，认为有可能是美国一个秘密实验室将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制成了武器，破坏中国的成功和形象。

他还说，无论病毒来自何处，俄罗斯都不必担心：“200克伏特加可以杀死任何病毒。”



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可以看到黑河灯火辉煌的大厦。 *Davide Monteleone for The New York Times*

## 相关报道

---